

老君灘探險

小 冰



柳絮紛飛

長江漂流之前，楊勇一行三人考察岷江上游的老君灘時，過程遠比在虎跳峽快樂。老君灘是長漂的另一塊硬骨頭，號稱金沙江灘王，航道要塞，它地處地震斷裂帶，狹谷陡峻，山體脆弱，常年泥石流崩塌，山崩發育已經百餘年了。

楊勇的日記寫到，考察老君灘，他與探險愛好者陳高俊和胡曉林同行，輾轉在大涼山的崇山峻嶺中，時而步行，時而搭馬車和手扶式拖拉機。「一天走進金沙江邊一個陡坡上的村子，恰逢村裏舉辦一場婦女懷喜的宴席，老鄉說我們的到來給全村增添了喜慶，硬把我們擁進堂屋，送紅碗糖，上大砣肉，擺燉雞，灌我們包穀酒。」

「一位看似有威望的長者問我們此行的目的，當聽說是為了漂流長江考察老君灘時，在場的個個都搖頭，嘖嘖聲不斷，說是每年看着白沙坡塌山，泥石流橫行，老君灘堵江，從未聽說過誰闖灘成功。沒人相信我們能破紀錄，無從回應，我們告別老鄉，直奔老君灘的灘口看看。」

「出村子不遠，前面不時有轟轟的垮岩聲，越走越不對勁。一直目送我們的兩位老鄉發現了問題，向我們大吼，我們卻聽不見，直到傳來更大的垮塌聲，我們才止步。他倆氣喘吁吁的追上來，帶我們爬過另一段尚在輕微垮塌的路段，才上到正路。天黑時來到老君灘，晚上與一群榨糖的農民玩了一夜。第二



▲岷江上游

楊勇攝

古屋傳奇

馮 進



東西走廊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二戰後定居曼谷的美國退伍軍人、建築師、泰國絲綢業大佬金湯普森（Jim Thompson）在馬來西亞金馬倫高原旅行時離奇失蹤，沒有屍體，沒有血跡，沒留下其他任何痕跡，彷彿人間蒸發一樣。這年他六十一歲，正應了之前算命先生說過的「命中該有一劫」的時間。在曼谷的湯普森故居博物館二樓臥室內，牆上貼着兩張流年圖，一張卜算了喬遷的黃道吉日（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三日），另一張就是按照他的時辰八字推算的命相。身穿泰式筒裙的講解員站在鏡框前，繪聲繪色地講述着原主人的身世，簡直把個歷史建築描摹成了懸疑小說、鬼故事的「中心現場」。

正是雨季，從二樓窗口看上去，浙浙瀝瀝的小雨把肥大的芭蕉葉沖洗得一塵不染，油亮鮮綠。湯普森當年戲稱的「熱帶叢林」的確枝繁葉茂，前後院的小徑兩邊密不透風。油綠的樹葉間可以看到深紅的屋檐尖角。因為熱愛曼谷，他離開美國來此終老。又通過多年努力收集了六所兩百來年前建築的泰國傳統房舍，有的從遠遠的泰國古都大都府移到現址，將它們連成一氣。這些房子為防滲建在高腳上，類似我國西南邊疆的吊腳樓。建材為柚木，外塗防腐紅漆，兩大片長方形屋頂鋪瓦並斜搭成「A」形。

過去，泰國住家的房子相互間並不連接，而是像北京四合院一樣，圍繞中心庭院建起幾座木樓，廁所也在室外。作為曾在普林斯頓大學學過教育的執業建築師，湯普森在泰國房屋的戶外中新增了現代設施，除了沙發、吊燈、台燈、大床、書桌等家具，還增加了帶抽水馬桶的廁所。解說員讓我們猜臥室裏何處放置便壺，大家看了半天不得要領

天我們拍照，察看灘情，沿着老君灘邊的陡坡徒步，描繪草圖。至此，岷江上游的兩道攔路虎，老君灘和虎跳峽，都有了詳細資料。」

老君灘是漂流難關，也是金沙江通航的一個千古難題，如果至工業重鎮攀枝花的航道能打通，據說運載力相當於四十條成昆鐵路。當年曾經有工程隊進駐老君灘的黃草坪村考察，但是因為技術原因而擱置工程。七十年代，金江造船廠製造出一艘鐵駁船，放至老君灘時受挫，不得已，將駁船拖回上游當渡船用。楊勇覺得：「人類必須敬畏上帝，敬畏大自然，老君灘是死谷，怕是永遠難以通航。」

根據老君灘的複雜地理，楊勇設計出一個飛機型的不倒翁密封艙，設計得到中科院成都分院地理所的認可。在後來的正式漂流中，中科隊的三位勇士進入這個密封艙，成功漂過老君灘，避免了犧牲。此事我猜，漂前楊勇肯定壓力山大，那是他自願的，他做的事情都是自願的。密封艙是楊勇對長漂的順便貢獻。

不久前四川宜賓又地震兩次，造成生命和財產的損失。那裏是楊勇經常出沒，考察地質變化，搜集地質資料的地方，有時為了觀察地質活動的連續性，一去就是數天數月。

一九八六年六月三日的長江漂流，犧牲了十一名漂流隊員。漂流也讓楊勇目睹了長江流域不斷惡化的生態，加強了他從事科考探險的動力。欣慰的是，他現在的考察方式已經不僅僅限於徒步、馬車、手扶式拖拉機，有越野車了，以駕車為主，在特殊路段結合漂流、徒步、攀登。

有一次小聚會，一個自稱「老幹部」的女同學說：「不用等到哪個英雄犧牲後才追念人家做過什麼好事，說過什麼豪言壯語，楊勇就是我們的驕傲。」楊勇當時回說：「哪兒呀！是大自然誘惑我，我一到野外就快樂，一到天高雲淡的藏區就想唱歌，想呼喊。」是的，他樂在大自然，屬於大自然，保護大自然就是保護他心中的女神。不用勸，我們就祝福他環保征途一路順風吧！



文化什錦

盛夏，是適宜去訪瓷的。盛夏的烈陽，最適宜用瓷器的涼來解。所以，看瓷器，最宜伏天來看，看得內心有了涼絲絲的遐思。

中伏的時候，我們一行驅車趕往景德鎮中國陶瓷博物館，走進大廳，就收穫撲面而來的涼意。亂花漸欲迷人眼的瓷，通過建築、傢具、文房、擺件、歲朝清供等多種方式映入人的眼簾，看得人好生歡喜。

瓷的身上，總負載着很多人的認知。當我在青花纏枝牡丹紋梅瓶徘徊的時候，看到上面有這樣的介紹：「青花纏枝牡丹紋梅瓶（國家一級文物）：小口，豐肩，收腹，器身至上而下繪五層紋飾。肩上覆蓮瓣紋，內繪八寶紋，腹部繪纏枝牡丹，下腹繪仰蓮瓣紋。整件器物層次多，紋飾滿，釉色青白，青花發色濃郁。」這哪裏是在形容一件瓷器呢？分明是在說人，櫻桃小口，小蠻腰，



人與事

明天就是八一建軍節了，雖與參軍報國無緣，但對於有着濃重擁軍情結的我來說，這個節日意義非凡，還是有必要嘮上兩句的。說起擁軍情結，那又要回到小時候，回到爺爺還在的時候了……

儘管爺爺已經去世三年了，但那些關於他的記憶依舊在我的腦海中清晰地閃爍着光芒。爺爺教我唱的第一首歌是《十五的月亮》，還不太懂事的我，以為遙遠的守望，是世上最浪漫的事，每每想起那些畫面，總能看到小小的自己，站在那長滿青苔的院子裏，一抬頭，正好見得那輪涼涼的滿月，氤氳着柔柔的光，而我的爺爺，就這樣笑着走近了。

爺爺給我講的第一個故事，是他十七歲參軍，去到朝鮮戰場。對於十歲就成了孤兒的他，穿上軍裝的時候，只是簡單地知道，能走上戰場就是一份光榮，如果幸而生還就可以憑軍功獲得生活物資，或許還能有一份工作。「當時那場面，我只聽得biubiu的槍聲，等我醒過來的時候，看到右腿綁了厚厚的紗布，而蹲我旁邊的戰友，卻再也沒有醒過來……」爺爺講起這些的時候，表情甚是平靜，只在哼起軍旅歌曲的旋律時，露出了純真的笑容，而奶奶則在旁邊告訴我，爺爺從朝鮮回來的時候，告訴她那裏的蘋果又香又甜。

爺爺的第一個孩子，十八歲上高中畢業，瞞着他偷偷報名參軍，一向聽話的他，第一次固執地堅持着自己，一直堅持到爺爺妥協。是的，那個孩子就是我的老爸。

記得很久很久以後，有一次在電視上看到東北的冬天，一片一片白茫茫中，升騰起裊裊炊煙，沉默的老爸突然興奮起來：「閨女，你快看，東北的冬天就是這樣的，那時我十八歲，坐了好幾天火車，一路看到這樣的風景，好像就在昨天一樣。」



香江憶記

香港現時究竟有多少家專利巴士公司正在營運？對於這個問題，相信不少讀者都會答錯，因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香港的專利巴士公司就只有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及中華巴士有限公司。

但事實上，香港今日提供專利巴士服務的公司共有五家，除了上述的九巴之外，還有於七十年代由商人徐展堂創立的「City Bus」（城巴）、九十年代由冠忠巴士有限公司收購的新大嶼山（一九七三）有限公司、於八十年代由九巴分拆而成的龍運（Longwin）巴士有限公司，以及由新世界集團經營、在回歸前取代中華巴士專營權的新世界第一巴士有限公司。

隨着香港的道路系統在七十年代以後不斷完善，以及新界地區以至大嶼山都發展衛星城市，香港的巴士需求亦隨之上升，由於本港大部分地區都有道路網絡連接，使七十年代之前以地區劃分專營權的方式出現變化，例如九巴可以行走港島，新巴與城巴亦可

盛夏訪瓷

李丹崖

身着環佩叮噠，漢服優雅，牡丹富貴，纏枝浪漫，梅花吐幽……簡直是形容一位美人，自元朝走來，步履生風，顧盼生姿，賺足了看客們的眼球。

瓷，或許也分男女。但從人們對瓷的介紹和塑型上或可看出個中端倪。比如，在一件清代的粉彩八寶蓮實圖雙耳瓶的介紹中，明顯就有了男性的思維：「撇口、長頸、堆蜚、斜肩、鼓腹、腹下漸收、圈足外撇。內面及底足施以綠釉，綠色淺淡略閃黃，表面有小皺紋。」這似乎在給我們展示的是一位中年發福男，微微隆起的小肚臍，又不失富貴和優雅，眼角還有細小的皺紋，這是在歲月風霜中摸爬滾打的幸福印痕。

每一件瓷器，都寄寓了匠人心中的萬千美好，他們甚至把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傾注在一件瓷器上，讓美好無以復加。我們可以想像到瓷器匠人從拉胚、塑模、手繪、塗釉、燒製等一系列過程中，對一件瓷器的製造過程，堪比開啟一場戀愛，小心呵護，無微不至，目的就是有了最耀眼的結晶。

建軍節之思

林 瑩



▲明日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九十二周年紀念日
資料圖片

一生中最難忘的，也許並不是青春，但一定是曾經為了某個目標，傾盡所有的堅持。

還記得很多年以前，第一次見到王伯伯，他說帶我去深圳看世界之窗，要我做他的女兒。我問老爸可以嗎，他點頭答應。於是開心地坐在王伯伯肩頭，一直到了渡口，汽笛響了，老爸一把將我抱了過來，王伯伯站在船頭，天長水盡，不停揮手——我不知道這是此生和王伯伯唯一的一次相見，也是唯一的告別。後來，王伯伯車禍去世的消息傳來，我看到老爸一整天沉默地坐在陽台，手裏拿着王伯伯的遺照，無聲地流淚。從此以後，我爸多了一雙父母，我多了一個王爺爺和一個奶奶。我想，戰友情，怕是比血更濃吧。

從來都以為自己的戀軍情結來自爺爺，發展於從幼兒園開始近十年的居住環境——值班室、彈藥庫、軍犬。每年秋天，我都曾和發小娜娜一起趴在她家窗戶上，看樓下的大哥哥喜氣洋洋地換上軍裝，戴上大紅花，也看到他們身旁的親人，卻總是哭紅了眼眶。更早些年，叔叔們會開着大卡車把軍裝送到每個鄉鎮，而我總是會哀求同去，甚至會在苦苦哀求無果後無賴地爬進裝滿軍裝的車廂死活不出來，叔叔

們無奈地笑笑，也就默許了帶上我一起去。後來啊，那些換軍裝的，竟然有了我的同學；再後來，看到他們似乎都是未長開的孩子呢，卻儼然有了戰士的堅毅眼神和一腔熱血，只是我自己的軍旅夢，因為身體原因還沒能發芽，就已經枯萎。

我不曾想到這份情結，竟然還能再往上追溯。基因是個神奇的東西，它是帶着記憶代代相傳的。一個偶然的機會，得知外曾祖父竟畢業於雲南陸軍講武堂。雖緣分過淺，我還未出生，他早已離世。但先輩們想要傳遞的細胞記憶，早已儲存好了在我們的血液裏，只等待時間去喚醒。

前兩年，建軍九十年時，我心心念念着看完了《建軍大業》以及朱日和閱兵儀式，看得我熱血沸騰極具民族自豪感之餘，希望自己能夠更加了解那一段殘酷卻激情燃燒的歲月，也讓自己更懂得珍惜如今來之不易的安寧生活。

世間從來沒有平白無故的歲月靜好，只是因為有了軍人們在不同時空裏的堅定守護和負重前行，才有了我們寧靜祥和的好日子。而我鋪墊了一整篇，只為了這最後一句，對所有的軍人說：節日快樂，最可愛的人們！

專利巴士服務無界限

過來人



▲六十年代在大嶼山提供服務的巴士
作者供圖

在九龍和新界提供服務，至於嶼巴，路線範圍亦不僅限於大嶼山，只有龍運巴士至今只經營機場、東涌與新界之間的路線。

由於有此劃分的關係，形成不少市區朋友日常生活上都只能夠接觸到其中兩三家巴士公司的服務，但假如閣下是住在東涌、屯門、元朗或者在這些地區工作的話，則可以同時獲得五家專利巴士公司提供的服務，因為這三地區都有五大巴士公司的路線，如果你也想一次過試齊不同巴士公司的服務，就前往上述三區吧，可以即時實現願望。

在五家專利巴士公司之中，最不為港人熟悉的，就是大嶼山巴士，原因是在一九七三年之前，大嶼山只有由當地居民開辦的私

營巴士服務，而首條巴士路線於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現，最初有兩輛巴士行走梅窩與長沙之間，後來延伸至水口和石壁，可惜大嶼山居民平日對巴士服務需求不大，但到了假日卻因為遊客增加而供不應求，此舉吸引不少白牌車加入搶客，使巴士公司出現嚴重虧損，最後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一日宣告結業。及後，大嶼山居民自行組織巴士公司去維持島上巴士服務，包括有鄉事會和茶園合作的「聯德巴士」、寶蓮寺經營的「昂坪巴士」以及往來大澳的「大澳巴士」。雖然「有人漏夜趕科場」，但始終還是連番虧損，令經營者意興闌珊，最後由當時的港英政府安排三家私營巴士公司合併，組成「新大嶼山巴士（一九七三）有限公司」，並且首次引入「勝利二型」雙層巴士行走較為平坦的一號線。

說起大嶼山巴士服務，有一宗意外不可不提，在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許，一輛新大嶼山巴士公司的三十六座位單層巴士，滿載乘客從寶蓮寺駛往梅窩途中，在深屈道因閃避私家車而撞向山邊，再反彈直墮山坡，釀成十七死二十三人受傷慘劇。